

哈萨克语中的禁忌语、委婉语与文化

丽扎·阿布达里列

(伊犁师范学院中语系, 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哈萨克语中禁忌语委婉语的形成与其发展过程中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活环境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了解这一文化现象,对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运用的得体性具有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哈萨克;禁忌语;委婉语

中图分类号:H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4)06—0416—02

哈萨克族是重要的跨境民族,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境内的伊犁、塔城、阿勒太等地。另外俄罗斯联邦、土耳其、蒙古国及中亚各国也有一些哈萨克人居住。哈萨克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她是由古代许多部落和部族,经过长期的过程逐步融合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哈萨克民族同其他游牧民族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同农耕民族的农业文化形成鲜明的对。哈萨克族的先民同其他民族一样,曾有过自己的原始信仰。从 8 世纪至 15 世纪,随着阿拉伯人向东扩张,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也向东传播,中亚地区的诸多民族渐渐改信伊斯兰教,哈萨克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哈萨克语属于黏着语,按系属分类,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可普克语组。

语言禁忌最初是从塔布产生的,塔布则是人类还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本质而产生的,塔布现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一方面使人们感到恐惧或受鄙视的贱物不能随便接触,因此所谓语言塔布,实质上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灵物崇拜,一是语言的禁用或代用(委婉语和粗鄙语词)。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语言都有塔布现象,这一语言现象在突厥语诸民族,尤其是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中最为普遍。哈萨克族的祖先乌孙、康居从原始社会起就信仰了萨满教,据前苏联在乌孙地区的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二世纪……卡尔加拉峡所出土金质头饰,一件亦属次与金质头饰共出者尚有 410 件(葬在峡谷的青年萨满妇女所用)。由此可见,公元前乌孙族内早有萨满教存在,萨满信仰是一种原始的多神信仰。如: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动植物等等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几乎都被纳入了萨满教崇拜与信仰的轨道。在历史的发展与不断积累当中,一些被崇拜的对象虽然被赋予了神格,显得无尚的神圣,但其中的大部分却仍然因来自人们对大自然的原始信仰,而保持着原始的自然风貌。但突厥诸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已经从大自然崇拜中突出了对天的崇拜,名为腾格里的天神已经

在不同程度上被提高到了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把太阳尊为“神”来信奉,从而忌讳面向太阳大小便,认为那是极不崇敬的行为。今天哈萨克人也把自己的孩子称为“我的太阳”(KVNIM),给女孩子起名也带有太阳字眼;在过去忌讳说“太阳落山了”,而用“太阳富有了”来替代。人们还认为火是太阳在地上的化身,是具有特殊力量的神,于是忌讳向火吐口水、用脚踏火、跳过火等。在萨满教的动植物世界里,鸟禽是灵魂的象征,其中鹰、天鹅作为巫师特殊灵魂的显性,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它们成为萨满信仰中的圣鸟,在民间传说中同人类祖先关系密切,体现出图腾观念的一些残留。狼作为突厥人古老的图腾动物对后世的突厥语诸民族民间影响很大。在哈萨克民间狼被看作是天神腾格里的宠物,流传着许多同神狼有关的传说。哈萨克族的先族乌孙曾以狼为图腾,据《史记·大宛列传》称:“昆莫生弃于野,鸟瞰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汉书·张骞传》也称:“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翁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鸟衔肉翔其旁,以为神,持归匈奴,单于爱之。乌孙王昆莫新生落荒之际,把苍狼引出,使其“乳之。”^[3]这说明了乌孙人把狼视为本民族的保护神而加以崇拜。至今哈萨克人不能骂狼,更不能指着骂狼,称狼为“卡斯克尔”。狼一词在哈萨克语中为多义词,可与“勇士”并论。在哈萨克民间文学中常把狼比作智慧、勇敢的化身。也因此哈萨克人的思想意识中认为狼象征着凶猛勇敢,说明哈萨克民族的祖先决不是无能之辈,人们还认为狼的踝骨能治腰腿痛病,并可使人免遭别人眼睛和舌头的陷害。因此很多哈萨克人身上都带有狼的踝骨。牧民在从事牧业活动时常遭受狼对畜群的威胁,这时牧民更忌讳说“狼”,而用“狗鸟”、“呜呜叫的”来替代。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在萨满教的信仰世界里也有神圣的地位。哈萨克人忌讳说到“蛇”(哈萨克语中的音为 jelan),而用“阿巴海”来替代。在古代,牲畜对哈萨克人的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哈萨克人特别崇拜畜牧神及其他神,如称羊的保护神为“巧番阿塔”,马的保护神为“哈木巴尔阿塔”,牛的保护神为“赞格巴巴”,骆驼的保护神为“沃依斯尔哈拉”,山羊的保护神为“切可切可阿塔”。恩

收稿日期:2003-12-21

作者简介:丽扎·阿布达里列(1965-),哈萨克族,伊犁师范学院中语系讲师,研究方向:汉语教学及汉哈语言文化差异。

格斯说：“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的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搬进了它的宗教里”。哈萨克族也忌讳骂牲畜和指着牲畜数、打听牲畜的具体数量。例如：“一百峰骆驼”被称为“一峰瞎驼”，“二百峰骆驼”就是“二峰瞎驼”。

乌孙、康居人还曾以毛头鹰作为氏族部落的图腾。他们把毛头鹰的头、爪和羽毛带在孩子帽子上，或挂在房间里，以避祸取福。哈萨克人在结婚是，男方要送给女方毛头鹰的羽毛，作为定情的礼物。在今天仍以“送过毛头鹰的羽毛的，”来表示定过情。萨满教的万物有灵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使哈萨克人认为花草树木也是有神灵的。于是人们忌讳砍伐独棵树和在独棵树下乘凉或大小便。认为独棵树更是神灵的居所，也忌讳拔青草践踏青草。

二

在古代人们对人体结构和疾病死亡等现象无法理解，便产生了灵魂永存的观念，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生命的结束，而灵魂是永远活着的。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祖先崇拜也由女性转向男性。由此，哈萨克族忌讳提到祖先或部落里先辈(男性)的名字，而以其他的词语代替，但对外作战时则要高呼祖先的名字以振士气。妇女忌讳的东西尤其多，且涉及面广。妇女在婚后两三年内不能与公公见面，遇则要背立，帕掩其面。忌讳踩男性的衣物，跳过男性的身体，否则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亵渎。忌讳已婚妇女直呼公公婆婆的名字和丈夫其他近亲的名字，包括比自己年幼的。有一个很有趣的传说能充分说明这一习俗，很早以前有6个兄弟，他们的名字中分别有“狼”、“羊”、“河”、“芦苇”、“磨刀石”、“刀子”的词，他们中一个人的儿媳妇在河边洗衣服时，看见狼在芦苇旁袭击羊群，她为了避开6兄弟的名字又准确地向乡亲们传达这一消息，她这样喊道：“在哗啦啦的那边，飒飒响的这边，呜呜叫的正在袭击咩咩叫的，赶快拿易燃的和割东西的来。”这里的“哗啦啦”为河、“飒飒”为“芦苇”、“呜呜叫的”为狼、“咩咩叫的”为羊“易燃的”为磨刀石、“割东西的”为刀子。由于哈萨克人名非常复杂，有的人名来自名词动词或形容词，所以人名所涉及到的事物，也许就在忌讳之列。如有的人名有“钱”之意，则以“货币”来替代；有的人名有“八”之意，则以“两个四”来替代。这种另命名的做法并不会带来称呼上的混乱现象。在对人另命名时一般根据其年龄、性别、个性、相貌特点等方面来命名，例如：“高个儿大哥”、“巧手大姐”、“小淘气”、“小公主”、“潇洒的小伙”、“漂亮小妹”等，有时还可以根据被称呼者的职业或头衔来命名，例如：“医生大伯”、“书记大哥”等。在避讳人名的同时，也要避讳与所避人名同形同音的其他事物的名称，否则等于没有避讳。这种重命名的习俗也使哈萨克妇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丰富了哈萨克族的语言。

三

由避讳产生了不少委婉语，根据陈原先生的定义：“委婉词语就是用好听的含蓄的使人少受刺激的

……代词，代替所要禁忌的词语。作为一种语言替代手段，委婉语的使用目的是要回避亵渎性辱骂性或有伤大雅的几类词语。”

疾病、疼痛和死亡在远古也同样威胁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相信这也是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他们，只好乞求灵力崇拜。于是对于自己所崇拜的东西认为都有神灵，就设想出一种沟通神与人之间的东西。这样萨满教就在万物有灵的崇拜中成为沟通神与人间的桥梁，为人们所信仰。哈萨克人忌讳提到比较严重的疾病，如“天花”，人们以为如果不忌讳就会染上这种病，所以就以“不得了的”或“客人”来称此病。今天对于像癌症这样的疾病，也不直说，而以“不好的”、“可怕的”等词语来称，还有些疾病，像呕吐、腹泻等，虽然不是什大病，但由于其形象不佳，于是也尽可能用文雅一点的说法代替。对于生理有缺陷的人比如：腿残的人，一般说“腿不好。”把耳残说成“耳朵重”等。残疾与疾病方面的委婉语的产生，也主要是处于避讳心理，同时也常常顾及当事人的承受心理。“死”在人们心中是一个恐怖、不祥的字眼，说道死，往往要用委婉的方式来称代。通常以“归去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走了”“闭上了眼睛”等词语替代。哈萨克人特别忌讳说小孩子“胖”、“漂亮”，认为，否则小孩会遭人舌头的陷害。不能在黄昏带婴儿去屋外或把婴儿独自留在家里，否则神灵会带走婴儿。哈萨克人崇尚多子女家庭，希望人丁兴旺。过去，当聚会散场时不说“散了”，而以“让我们多起来吧”等之意的话来替代。”过去哈萨克语人将“上厕所”以“去野外”或“去外面”来替代，这是因为游牧生活不可能有固定的厕所，而把离住所远一点的隐蔽处当厕所。现在又出现了“去洗手”这样的委婉语。洗澡、怀孕等词语也会让人觉得尴尬，所以一直以“使干净”来婉称洗澡，以“脚重”、“有负担”来婉称怀孕。婴儿的笑婉称为“裂嘴”，幼儿刚刚学会走路有时也被婉称为“踏脚”，等等。

禁忌语、委婉语虽然是原始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的产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有的自行消失，有的演变为习惯用语，有的逐渐成为礼貌用语，对丰富语言和调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具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苏北海. 哈萨克文化史[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9.
- [2] 阿柯钦夫等.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 [3] 成燕燕. 现代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 [4] 金玄克(韩). 亲属称呼语与委婉语[M].
- [5] 何吉芳. 土族禁忌语浅析[J].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2. (1).
- [6] 方素梅. 中国少数民族禁忌大观[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6-01.
- [7] 阿依甫·纳斯甫瓦哈斯. 从摇篮到坟墓(哈萨克文)[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2-08.
- [8]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 [9] 王立增. 哈萨克语方言概论[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陈灿平)